

关于对外汉语教材研发几个问题的思考

卢伟

提要 本文从狭义与广义的教材观念、通用教学大纲与教材的本土化、教材编写的创新与现代化三个方面,就信息时代汉语国际推广新形势下对外汉语教材研发的几个问题进行肤浅的思考,指出必须更新教材观念和编写理念,在需求分析与中外合作的基础上实施本土化教材的编写,应用高新技术实现教材研发过程与结果的创新与现代化。

关键词 对外汉语 教材编写 本土化 现代化

一 引言

教材建设是对外汉语教学的重要环节之一,也是直接影响教学效果的关键,因此,对外汉语教材的编写出版与理论研究一直受到国家“汉办”和国内外汉语教学界的高度重视。近十年来先后多次召开过对外汉语教材建设研讨会,深入研究相关的理论问题,进行教材编写的国际合作,努力研发教材的新品种,教材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一方面,出版或重版了数百种对外汉语教材,内容和种类不断丰富,初步形成多层次、多类型、可以满足多种需求的教材体系;另一方面,教材编写的理论研究和经验总结不断加强和深入,吸收了汉语语言理论研究和外语/二语教学法研究的新成果,在总体设计和具体编写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成果。

然而,随着汉语国际推广的不断拓展,国内外汉语教学界对作为外语/二语的汉语教材建设也提出更高的要求。本文仅就信息时代汉语国际推广的新形势下汉语教材研发的几个问题,做一些肤浅的思考。

二 “教材”的观念

众所周知,语言“教材”的定义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教材”指课程用书或教科书。Richards等学者认为,课程用书(coursebook)指语言教学中使用的教材,通常为系列教材中的一册,包含某一特定类别与水平的学习者所需的所有教学材料(Richards & Schmidt, 2002: 129);教科书指学校某一特定课程的教学指南,外语学习教科书通常是分级系列课程中的一册,旨在培养单一或多种语言技能(Richards & Schmidt, 2002: 550)。广义的“教材”(materials)则指语言教学中教师或学生能够用于促进语言学习的任何语言文字材料或视觉、听觉、动觉方面的教学材料,其媒介可以是印刷、音频、视频、光盘、互联网,也可以是实况演示(Richards & Schmidt, 2002: 322)。

英国著名的教材开发与评估专家Tomlinson也认为“教材”指“师生用于促进语言学习的任何材料”(Tomlinson, 1998: 2),包括磁带、录像、光盘、词典、语法书、读物、练习册、

复印的练习,还可以包括报纸、食品包装、照片、操母语者的实况谈话、教师的讲授、写在卡片上的学习任务、学生的讨论,等等。换言之,“教材”可以是“有目的地用于增长学习者的语言知识和(或)经验的任何材料”。Tomlinson 将这种宽泛的教材观念称之为“实用观念”(pragmatic concept)。(Tomlinson, 1998: 2)

虽然作为外语/二语的汉语教材研发主要指教科书的编写、研究与出版方面的工作,但是西方学者关于什么是语言教材的看法,有助于我们冲破对教材的传统观念的束缚,扩展和更新教材的理念。我们认为,汉语教材研发工作可以从中获取如下三点重要启示。

其一,教材的媒体形式。教科书只是教材的一种典型的代表形式,但不是唯一的。尤其是在信息时代,随着信息通信技术(ICT)的广泛应用,教材除了印刷的纸本形式以外,还应该以新的教学媒介呈现,才能为汉语学习者提供音、像、图、文等多种感官渠道的强化的语言输入(input enhancement),通过超媒体、网络、计算机交互(CMC)等技术来强化语言学习(TELL, Technology-Enhanced Language Learning)的效果。

其二,教材的功能。教材不仅是为学习者提供语言输入的资源,更重要的是为他们提供如何利用这些资源的方法,帮助他们最大限度地提高语言“吸入”(intake)的可能性,提供关于语言学习的经验以及如何促进语言学习的方法等信息。因此,教材中应该为学生提供汉语学习方法和策略的指导。

其三,教材的研发者。在教材编写过程中,研发者是各种学习资源的开发者,他们应该尽可能多地利用各种语言输入的资源,包括多媒体和网络的汉语学习资源。更重要的是,在教材使用过程中,教师应该意识到,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也是教材的研发者。现成的教材只是为教师提供最基本的教学材料,教师有责任对所选用的教材进行合适的评估和改编,以适应不同学习者的不同需求。也就是说,教师必须为学习者所使用的教学材料最后负责。

三 通用教学大纲与教材“本土化”

编写对外汉语教材时,研发者经常遇到教材的“通用性”与“针对性”这一对矛盾。衡量教材是否具有通用性,必须考虑教材是否符合通用教学大纲或课程标准的要求,也就是汉语作为外语/二语的一般学习者必须具备的汉语本体知识、中国文化知识、听说读写单项语言技能和综合言语交际技能,以及必须学会运用的学习策略;而衡量教材是否具有针对性,则必须考虑教材是否具有明确的使用对象,是否专门针对某一特定学习者的生理、心理、情感、认知特点和语言学习需求而编写,是否充分考虑了教材使用者的国别、母语、年龄、性别、语言水平、学能、动机、兴趣、学习风格、学习策略、文化差异、社会背景,以及本地的教学大纲、教学目标、课程类型、学习时限、学习环境等因素。

《国际汉语教学通用课程大纲》(以下简称《大纲》)参照了《国际汉语能力标准》和《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学习、教学、评估》等国际认可的语言能力标准,从指导国际汉语教学实践的角度出发,对课程目标及学习者所应具备的语言知识、语言技能、策略和文化意识等方面,进行了分级分类描述,为汉语教学机构和教师在教学计划制定、学习者语言能力评测和教材编写等方面提供了参考依据和参照标准。不但对中国的国际汉语教师及志愿者教师具有参考价值,同时也为编写国际汉语教材提供了参考(国家汉办,2008)。

正因为《大纲》本质上具有通用性,它主要关注的是对一般学习者的要求,所以难以凸显不同国家、不同学习者的不同学习需求。因此,《大纲》在汉语教材研发中如何恰当地得以实施,如何处理《大纲》的“通用性”与特定学习者的“特殊性”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大纲》与本地教学大纲和学生需求的矛盾,这些都是编写本土化教材时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

编写国别化教材是当前汉语国际推广新形势下教材研发的重要任务。语言教材研发的“国别化”也称“本土化”(localizing),简言之,即教材要考虑世界各地语言教学的不同需求。Tomlinson(2004)指出“本土化教材”(local materials)具有如下特点:由本地教师编写;了解二语习得与教材开发最新成果的顾问参与;大量的教师参与;关注内容和意义;文本驱动(text-driven)而不是语言/大纲驱动;文本采用能够激发兴趣的内容;关注教材的目标使用者已知的需求;既关注长期的教育目标,又注重短期的语言学习目的;包含本土化与全球化的话题;教学活动本土化,以帮助学习者将语言学习和真实生活联系起来;修改教材之前先进行试用。一方面,本土化教材的优点体现为:可向目标使用者了解学习需求;教材与目标学习者直接相关;在教材的个人化(personalisation)方面具有潜能;编者能意识到目标学习语境的特征;便于获取本土化的对语言材料的视觉阐释手段(illustrations,如照片、图画、文本、图示、图表)、文献、歌曲等;免于通用教材的出版商所经历的种种限制(如担心因包含冒犯性的话题或文本而对某一国家或文化造成挑衅);可向教材的实际使用者获取反馈信息;对教材编写者的个人与专业发展有益;参与教材开发、试用和散播的人员对教材拥有本地的所有权;教材具有本地的可信性。另一方面,本土化教材也有缺陷,比如,因为它们并非国外专家编写,所以校长、督学、家长会低估教材的价值;需要对教材的语言进行仔细的监控;难以获取有关其他文化的文本以及对语言材料的视觉阐释手段;就教材的出版价值而言,与主要的国际出版商相比,本地出版商往往处于不利的地位,等等。西方学者关于本土化语言教材的特点与利弊的观点,对本土化汉语教材的研发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首先,必须充分考虑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学习者的不同学习需求,对《大纲》的要求和内容进行适当的增删、调整或取舍,然后才能作为教材编写的依据。要了解学习者的需求,就应该做需求分析(Needs Analysis)。需求分析是教学设计的重要环节,也是教材编写不可遗漏的步骤。在确定课程和教材的教学目标时,通常采用“常模差距需求”(Normative Needs)分析的方法,即根据特定国别教育机构制定的国家标准来衡量和识别学习者对语言教学的需求,并据此确定教学目标。比如,美国外语教学协会(ACTFL)制定的《外语学习标准》(Standards for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外语能力准则》(ACTFL Proficiency Guidelines)、《中小学学生外语能力准则》(ACTFL Performance Guidelines for K-12 Learners)和“全美中小学中文教师协会”(CLASS)制定的《中小学中文课程标准》(K-12 Chinese Standards),以及欧洲理事会的《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学习、教学、评估》(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 Learning, Teaching, Assessment),这些标准是建立在美国或欧洲的语言学习需求分析基础上的,因此编写本土化教材时,必须参考这些重要文献,对《大纲》进行必要的、适当的增删、调整或取舍,才能体现本土化教材在学习需求方面的特点。

其次,本土化教材研发要提倡“中外合资”。外方编者(专家和/或教师)主要提供汉语学习的需求分析及结果,与中方编者(专家和/或教师)共同制定教材的编写大纲,进行汉外对比,预测学习者可能出现的错误。中方编者侧重对语言点进行处理与监控(选择、编排、复现、讲解、练习等),侧重对教材的科学性、系统性和规范性进行把握。外方编者主要进行教材的试用与评估,收集反馈信息,评估包括使用前评估(pre-use evaluation)、使用中评估(whilst-use evaluation)、使用后评估(post-use evaluation)。中方编者根据评估结果进行教材的修订工作。总之,在本土化教材编写过程的不同阶段,中外编者的相互合作与分工有助于优势互补,有助于解决《大纲》与教材的通用性与针对性的矛盾。

四 教材编写的创新与现代化

实现汉语教材研发的突破关键在于创新,一方面要更新观念,不断吸收汉语理论研究、教学法理论研究和二语习得理论研究的新成果;另一方面,要加强对外汉语教学与教材发展史的研究,对现行教材进行科学的考查分析与评估,对教材的各种构成要素进行严密的科学试验,为教材编写提供可靠的数据,才能遵循汉语作为外语教学的原则和规律,把握对外汉语教材发展的方向。

几年来,国内外专家对汉语教材研发见仁见智,呼吁更新传统观念,打破教材编写陈规,突破已有的编写框架,推出合乎时代需求的精品教材。有些学者(赵金铭,1997;王建勤,2000;程相文,2001;李泉,2002;朱志平等,2008)对教材编写与创新提出过许多具有建设性的意见。首先,要重视教材宏观结构的设计。要从汉语学习的不同阶段、汉语知识传授、言语技能训练、汉外语言和文化对比、特殊用途、短期速成强化、进修培训、孔子学院、学历教育、远程教育(广播、电视、网络教学、移动学习)、海外华裔子弟汉语教学等角度,构建一个覆盖对外汉语教学各个方面的科学的教材体系。既要编写对外汉语教学的经典教材或名牌教材,又要出版国内外对外汉语教学界名家(合作)编写的教材,要有几部不断重印、可供长期使用的对外汉语教材,又要不断有新的教材问世。其次,教材创新必须对教材的语言形式、言语功能、交际任务、情景、话题、文化因素等微观结构进行深入的思考。要进一步修订汉语水平等级标准与语法、词汇、汉字等级大纲,制定相关的功能教学大纲、文化教学大纲、情景大纲、话题大纲、任务大纲等,探索结构、功能和文化的内在联系以及三者如何在教材中有机地编排,才能为“结构——功能——文化”相结合的教材编写路子奠定坚实的基础,提供可行的实施方案。第三,教材编写要有总体和局部的创新。一方面,要有崭新的编写思路、编写理念、编写原则和编写体例。要吸取西方当代语言学理论和外语教学理论的成果,重视认知语言学、语用学、语篇/话语分析、语料库语言学、对比语言学、偏误分析、二语习得、任务型教学法等研究成果对教材研发的启示及应用。此外,在内容选编和技能训练的方式上都要体现自己的特色,要具有较强的针对性,才能在教材的编写理论和实践上探索出新路子。要进一步探讨如何贯彻编写原则(实用性、交际性、知识性、趣味性、科学性/系统性/规范化、针对性、可操作性)以及如何解决不同编写原则之间可能出现的冲突问题。另一方面,在教材的课文、练习和语言点注释上也要有局部出新。课文要真实,有趣、实用,语言要规范、自然、流畅,文化取向要准确把握,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练习的数量和编排要合理,由浅入深地展开理解型练习、机械型练习和活用

型练习,方式也要灵活多样。语言点注释要有针对性,力求浅显易懂,要多用实例,少用语法概念和术语,等等。

王建勤(2000)指出对外汉语教材创新的出路在于教材的现代化,也就是教材的编写观念、设计思想、编写手段、表现媒介等方面的现代化。我们认为,就教材的编写手段与表现媒介而言,对外汉语教材的创新与高新技术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一定要重视信息技术、语言技术、现代教育技术等教材研发中的应用。相关技术的应用主要体现在教材开发的过程和结果两个方面。

在教材研发过程方面,要应用信息通信技术和网络技术,合理配置和共享利用对外汉语教学资源,并在此基础上促进汉语教材的创新与现代化。比如,多媒体技术可为教材编写提供丰富的、可直接利用或二次开发的多媒体素材;基于网络的对外汉语教学专用语料库,可为教材编写提供各种自然语言素材,使学习者的语言输入更加真实,课文和例句更加实用;曾有专家提出过一种基于网络平台、以网络为媒体的对外汉语教材编写模式(王建勤,2000)。又如,基于网络的对外汉语教材协同编写系统,可为异地协作编写教材提供在线编著与交流环境,有利于中外专家与编者合作,在线研发汉语教材;功能强大的语料检索和统计软件,可为教材语言点的定量分析提供便捷的技术手段,有助于对教材的难度进行测定与控制,有助于教材编写的规范化。因此,有必要探讨衡量教材难度等级的标准是什么,哪些变量影响教材的难度,如何进行基于语料库的定量分析与控制。要对现有教材进行定量研究,考察、统计和分析影响难度等级的几个要素,如教材中的语法、词汇、汉字、功能等项目,在多大比例上包含汉语水平语法、词汇、汉字等级大纲和功能大纲中各相应级别的语言点,教材中语法、词汇、汉字的使用频率,它们在同一教材和平行/配套教材中的重现频率,超纲词语的数量及词频等(卢伟,2007)。要控制好“课程密度”(course density),也就是为了达到理想的学习效率而在课程或教学大纲中引出和重现的新教学点(知识点、语言点)的频率。

在教材研发结果方面,教材的创新与现代化体现为电子媒介的教材产品。如前文所述,我们首先要更新教材的观念,全方位地重新认识什么是教材。随着二语习得研究的不断深入,随着网络技术、多媒体技术和教育技术的迅速发展,“教材”再也不局限在“教科书”这种传统的狭义范围之内。反之,广义的教材涵盖课堂内外教师和学生使用的各种媒体形式的教学材料和信息资源,包括纸质和电子媒介的课本、练习册、课外读物、辅导资料、自学手册、教师手册、音像材料、光盘、计算机辅助教学软件、网络课件和其他学习资源。因此,从宏观的角度认识现代化外语/二语教材的多元化、立体化、数字化和网络化的发展趋势,有助于我们探索教材创新的多种途径,有助于我们认识高新技术应用对于教材创新与现代化的重大意义。

与传统的纸质印刷教材相比,网络教材和网络课件等本身就是教材在媒介方面的一种局部创新。此外,网络教材和网络课件不但可以充分利用网络的超媒体特征、交互功能以及宽带、IPv6协议、网格、语义网络、即时通讯、移动互联、第三代移动通信等信息技术,还可以综合应用汉字识别、语音识别、语音合成、机器翻译、智能代理、虚拟现实等高新技术,运用行为主义、认知主义和建构主义等学习理论以及交际教学法、任务教学法等教学理论进行基于网络的教学设计、教材编写和课件制作,为汉语学习者创建一种基于网络资

源的发现式、探索式、合作式、自主式、个性化、不受时空限制的虚拟学习环境,实现“泛在学习”(Ubiquitous learning)、“移动学习”(M-learning)和“按需学习”(Instruction on Demand),所以这些技术手段和设计理念都有助于从不同的方面体现汉语教材的创新与现代化。

参考文献

- ACTFL. 1996. *Standards for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Executive Summary* [EB/OL].
<http://www.actfl.org/public/articles/execsumm.pdf>. 2002-10-02.
- ACTFL. 2002. *Program Standards for the Preparat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ers* [EB/OL].
<http://www.actfl.org/public/articles/ncate2002.pdf>. 2002-10-02.
- CLASS. 1999. K-12 *Chinese Standards Project* [EB/OL]. <http://www.intac.com/~quick/chart1.htm>.
2002-10-02.
- Richards, Jack C. and Richard Schmidt, *Longman Dictionary of Language Teaching and Applied Linguistics (3rd ed.)* [M]. London: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2002.
- Tomlinson, Brian. *Materials Development in Language Teaching* [C]. Cambridge: CUP. 1998.
- Tomlinson, Brian and Hitomi Masuhara. *Developing Language Course Materials* [M]. SEAMEO Regional Language Centre. 2004.
- 程相文. 对外汉语教材的创新[J]. 语言文字应用, 2001, (4).
- 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 国际汉语教学通用课程大纲[S].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8.
- 李 泉. 近 20 年对外汉语教材编写和研究的基本情况述评[J]. 语言文字应用, 2002, (3).
- 卢 伟. 基于 WEB 的对外汉语教材多媒体协同编著系统设计与开发[A]. 陆俭明. 第八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选[C].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 720-728.
- 欧洲理事会文化合作教育委员会编, 刘骏、傅荣译. 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 学习、教学、评估[S].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8.
- 王建勤. 对外汉语教材现代化刍议[J]. 语言文字应用, 2000, (2).
- 赵金铭. 对外汉语教材创新略论[J]. 世界汉语教学, 1997, (2).
- 朱志平、江丽莉、马思宇. 1998-2008 十年对外汉语教材述评[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 (5).

(卢 伟 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